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枕上晨鐘 第六回 刁奴才暗構滅門禍

詞曰：調寄《如夢令》 不識蛇心佛口，認作忠肝能剖。忽爾肆含沙，還想托孤存後。知否，知否！此際請君消受。

話說富公在東昌起馬，不數日，已抵濟南府，各屬遠迎進城，坐了衙門。眾家人並刁仁，陸續俱到，說了些一路的事情。刁仁到晚上，悄然至富公臥內，說道：「小人與老爺掙了兩宗銀子來了？」富公問：「甚麼銀子？」刁仁道：「小人到臨青，聽說老爺參了莊知州，又拿了朱門子。那朱門子之父，是開飯店的，小人卻好下在他店中。那老朱說，莊知州要在按院處通個關節，審起來，只要把贓銀卸在衙役名下，自己圖個乾淨，轉身也罷了，只愁沒有尋門路處。小人問他，肯出多少銀子尋門路？他說願出三千兩。小人想，這是上門買賣，又不是詐他的，取之無礙。故此，小人斗膽許他了，只要老爺不提親審就是了。」富公初時不肯，那裡當得他在旁邊花言巧語的說，也就允了。刁仁道：「還有之事。兗州府知府，要求老爺題薦卓異的，也肯出三千兩。小人打聽他平日做官，水清玉潔，況且又是成人之美，是件好事。比不得詞訟事，得了賄，便以直為曲的審理。為此小人也斗膽許了他，現有他兩邊家人在外面等回音，倘老爺允了，就將銀子繳進。」富公道：「這件我還要察訪，若本官平日果然端方清介，也就罷了。萬一所薦非人，則未免上獲欺蔽之罪，下蒙伴鼠之譏矣。」刁仁道：「小人蒙老爺恩養七載，從前大小事皆忠肝赤膽，未嘗有毫欺主之心。這件事，關係老爺一任巡方的聲名，若是這官兒不是名稱其實的，小人也不敢兜攬來哄家主，老爺何用疑惑。」

富公被他這一席話，只得又允了。說道：「既如此，候我拜客時你跟出去，〔見見〕他便了。只是要謹密些！」刁仁道：「小人理會得。」隔了兩日，果然出去，把兩宗銀子取來交了。他也索了加三使費，又打了些後手。自此在衙內，每日在宅門上，百般唬嚇，外邊自屬官鄉紳，以至史書差承、皂隸門子，無不需索常例，稍不遂意，不是罵，便是打。所以，圍衙門內外的人，見按院只有三分畏懼，見刁大叔倒有七分的害怕。或在外面取了物體，鋪戶總不敢來領價，他也只當忘懷，真個是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！為此累富公的聲名，也漸漸不好了。這且慢說。忽然一日，又對富公道：「如今老爺出巡那一府？」富公道：「兗州府。」刁仁道：「小人明日還先出去，打聽事情，到衙門來會便了。」富公道：「使得！」當日無話。次日刁仁辭了富公出衙門而去。

卻說刁仁此番出來，心裡已做下了一篇喪良心的文章。他見家主身邊的宦資，算有萬金了，滿心想做財主，意欲劫取他的。原先有個結義弟兄，喚做沈君章，與邢氏亦有舊交，原是趕腳的，專一與響馬勾連，做些沒本錢買賣。他運氣好，不敗露，所以積蓄了些家資。遂不去趕腳了，住在家，屯些糧食，趕趁集上營生，現住兗州府張家集。當下刁仁竟去與他商議，不則一日已到。卻好沈君章趕集回家，見了刁仁，即敘了積年的闊別。便道：「兄弟幾年不會，真個想殺了咱！咱三年前還做買賣的時節，幾番在紅花鋪問你，俱說官司之後，往江南去了。為此咱每日掛心，今日甚風吹得來？」刁仁將本身始末，細說一遍。並說：「主人現有萬金，特來與哥商議，取了他的！咱哥兒將來都做財主，豈不妙哉！只要想個取的法兒。」君章道：「官府的銀子，不是容易取的，若是道上來，一路有官兵護送，這斷不要想的。且問你，他如今身邊有多少家人？」刁仁道：「大大小小只有十來個。」君章道：「咱有計了，這件事，有如《水滸》上智取生辰綱。一般人多無用，人少不能，須得有膽氣、有本事的，八人足矣。待他出巡至本府，咱們白日埋伏城中，異夜從牆後破牆而入。那時你在內邊，只消暗暗指點官兒的臥房，進去先拿住他了，縱使有本事的家人，也不敢動手了。不怕他不傾囊奉送！到了手，還從舊路而出，連夜縱城奔回，豈非萬全之策。」

刁仁聽了大喜，道：「妙計，妙計！只是那裡得這八個人？」君章道：「這裡有四個，一個喚做弄殺鬼張燮石、一個喚做爬山虎陳六哥、一個顧大哥、一個張三哥。府裡南門外，還有三人，一個姓王、一個姓朱、一個也姓顧，都有本事的。連咱可不是八個？包管馬到成功，只要約定時舉事。」刁仁道：「兩三日間，他就起馬了。今日是四月初八，准在三十日夜便了。只是還有一說，咱哥兒相交，雖是不分你我的，但有眾人在內，因先要說過這件事，不枉我喪了一番良心，咱卻要得個雙股的。」沈君章道：「這個在咱。」刁仁道：「還有一說，到手之後，我也要避嫌疑，不好再出來。我分的銀子，在存哥處，諒來哥是不欺我的。再過幾時，我趁個空兒，帶了家眷，到此一處過活。」沈君章道：「咱弟兄可比別人，是金不換的心腸，有甚麼欺處！你只管放心。咱就邀他四人來，與你會一會。」說罷，就令兒子長兒去請，須臾都來了。刁仁一看，果然四條好漢子，當下坐定，彼此通名道姓了。沈君章把上項事，對他四人說知，四人俱各歡喜應允。當夜吃了二三天酒，四人散去。

刁仁住了兩三日，要起身，沈君章道：「有此正事，咱也不留你，你再聽好消息便了。」當下約定日期，刁仁遂作別出門。張家集到府，只隔得四五十里地，不半日就到。富公尚未到，又候了兩三日方到。刁仁便進了衙門，磕了一個頭，捏上些鬼話說了。又說：「一路上，那一處不說老爺審豁了那冤枉人命，訪出了兇身，盡道是龍圖再世，真正好官。」富公聽了大喜，重賞了他。

卻說下馬之後，兗州府屬官鄉紳送禮的，刁仁攬掇主人，無不全收。總之，他為自己收下，少不得是他的貨。可笑富老言聽計從，猶如在夢裡一般。看看到了三十日，適值富公身子不好，不坐堂。是夜微微細雨，刁仁白日裡備了酒餚，請圍宅的弟兄，假意慰勸，勸他們吃酒。因他的酒是〔夠〕得吃的，眾人快活，吃了醕酌，東倒西歪，各各離去，〔躺〕下睡了。刁仁是有心事的人，假意倒著，卻不睡，一心等那時候。忽聽謠樓正交三鼓，宅後隱隱有些嘩嘩之聲，算來是了，便坐起身來。但聽後門「呀」的一聲響，一伙人擁進門來，都點著火把，拿著明晃晃的刀兒。刁仁跳起來，假意叫道：「甚麼人？」只見為頭一條大漢，把刁仁一把抓住，喝道：「不許則聲！若則聲，先殺了你。」原來察院裡房子少，後邊一帶三間正房，東邊是官府臥房，西邊是幕客的房，正房之前，是東西兩廂房，廂房前便是三堂，廂房都管家住。刁仁暗暗指點兩個人，把住了三堂門，兩個把住了兩廂房。此時眾管家酒尚未醒，見滿堂屋裡都是火，方起坐來，又被他們一聲喝住，又見雪亮的刀，個個嚇做團兒，在牀上發戰，連「饒命」兩字都說不出來。刁仁又假意叫道：「大王爺！要什麼只管取，不要驚動我老爺！」面上說，眼裡看著東邊房門。

沈君章會意，便打進東房。富公明知是伙賊了，驚得動彈不得，坐在牀上。沈君章舉刀便砍。刁仁又假意一把抱住家主，跪下哀求道：「寧可殺了我，老爺是殺不得的。」富公道：「列位！要東西只管取，爾我無仇何必害命！」沈君章道：「論起來，你們做官的人，平日坐在堂上，作盡威福，咱爺們砍你一刀，也不為罪過。只是殺你也無用，有金銀快快拿來贖命。」富公道：「都在房中，任意自取。」

須臾間，四個人動手，將房中席捲打包完了，一把拿住富公說道：「你可送我們出去。」富公不敢不依，一聲唿哨，都出了後門，到原進的牆穴外，才放了富公而去。刁仁扶得富公到了房中，已是驚得個半死的人了。忙檢點房中，那莊知州與兗州府送的六千兩，都失了，並杯緞之數。不想那顆印，偶然這日放在扶手內，連扶手拿去了。

富公見失了印，那一驚可也不小！叫家人們流水出去，喚齊衙役，分頭去報府縣各官。不移時都到。一會兒，天明了，即傳了城守武弁，督兵分路追緝，那裡有個影響。富公對知府道：「本院年災月耗、羅此意外之多，如今失了印，身命所關，也不必說了，就是貴府縣亦干係不淺！可速具文申報撫院，一面具題，一面通行追緝，本院即到省下待罪，候旨便了。」府縣唯唯，拜辭而去。富公回到內房，即並眾家人，喚過刁仁來，道：「我此番事不小，你隨我數年，心腹相托，我也信得你過，今卻有一件大事托你，不可有負！」刁仁道：「老爺有何吩咐小人，小人豈敢不赤心報主乎！但不知所托何事？」正是：

詩曰：

錯認奸邪是好人，貓兒哭鼠信真真。
從來藥石難為口，世態逢迎易進身。

評：

刁仁壞心，所利者財耳。設使富公不收此六千暮夜之金，則刁仁這篇喪心文章，未必就做。只因一念之失，改品敗行，即為招禍之源。或亦造物假賊奴之手，以為投施之道乎！

又評：

讀至此回，所可恨者刁仁賊奴，所可惜者富公。能明於遠，不能明於近，何迷惑之甚耶！此雖云小說，而世之驅奴者，當以富公為鑒，可以免禍。